

# 如果我不让

□阿苏越尔

我习惯性地往里挪动一下。其实店里并不拥挤,一边三张桌子,中间预留了宽绰的过道。

给别人留有余地,是我与生俱来的优点。我最引以为豪的一次是给云雾让道;那天,脚尖刚爬上雨后的山顶,一阵浩荡的云雾就从山谷里涌上来,雾头是那么的捉急忙慌,仿佛是身背全家性命赶赴一次命运的机遇,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听到了云雾胸口呼呼呼呼的吐纳声。我不忍破坏这样浑然一体的壮观景象,知趣地闪退到一边,实现了一次云雾与从天上俯冲而下的白云在山头的胜利会师。我分明看见,天上的白云朝我颌首示意。移步之劳,就这么意外得到来自天上的首肯,这让我戴着红领巾在地上攀爬了一个早上少年有些激动难安。

店里没有人知道我给云雾让道的事儿。此时,我点的四个包子已经端上桌,热气腾腾的,恍惚那一年的云雾重现眼前,我差点误以为对从前的思念太切,惹得时光倒流,有站起来让桌的一丝冲动。我点的一小碗刀削面还在厨房里操作着。邻桌两个男食客正在对面吃着面条,应该还点了一笼包子。我听见他们相互推让包子,背对我的年青人说,还有两个你吃吧。年龄稍大、面朝我这边的那一个一边吞嚼着口中的包子,一边辞让道,你吃吧,我这个都是勉为其难了。很快,两个人就不再推让。当那个年青人迅速地站起来,熟练地掏出手机往墙上二维码那里扫码支付时,年长的那位将抹到下颌勒紧耳朵的口罩重新规整戴上,没有抢着去买单。好奇心促使我瞟了一眼他们的饭菜,你推我让的包子已不存在了。

我留了一个包子,预备着下刀削面吃。厨房里的脚步声响了出来,我以为自己点的刀削面到了,担心面汤泼身上,本能地想要避让。原来不是,是斜对面坐的妇女的。

妇女刚才还一直戴着口罩,但不妨碍嘴里起劲说话。应该是说给老板一家听的,只是老板一家两口忙着做生意,很少有闲搭茬,不知道的以为她一个人在对着空气说话。她的声音并不难听,说的内容一直围绕着孙子。她的亲家很忙,没有时间带孙子,她正在帮助带外孙。为此,她的亲家母感到很歉疚,多次来说每个月给她发工资,外清的保姆每月1500元,她的亲家母答应给她每月2000元,她一口谢绝了。咋个可能嘛?两亲家哪个带孙子都该当仁不让的。她自言自语似的强调一句。直到面条端拢跟前,她才不得不停止叙说,双手合力取下戴来严严实实的口罩。晃眼看去,她的年龄

还没有过知天命的年纪。“呼噜噜”,吃面条的响声清脆悦耳,仿佛面汤里浸泡着她尚未说说的无限感慨。

冬日的阳光暖洋洋的,让人心生爱怜。刀削面端上桌时,我甚至有点端出去一边晒太阳一边吃的小冲动。那样做会不会显得另类?我右边坐着的大龄青年一碗面条吃了许久,始终慢悠悠地吃着,偶尔停下来翻看手机。他选择背对着街道,兴许是害怕遇见熟人,或许只是对街上的阳光毫无兴致。在询问老板结账时他也不是慌不忙,并没有马上站起来离开的意思。“18块钱!”老板的话音刚落,他的电话铃声抢着响起来了。他一改刚才的静态,立马站起来,一接上电话,他笔直的腰身就渐渐弯曲,从我这个方向看上去,他正面对一堵墙壁点头哈腰。

“啊啰啰,昨晚上开紧急会不是说好今天让我们组织人去计划烧山吗?我们已经通知下去,准备中午开干。什么?避开网上舆论高峰。领导,我说句实话,不要说网上,我们的村组干部都不是很乐意,他们抱怨到处烧得乌烟瘴气。哦,好嘛好嘛,我现在就在村上。”

或许是对自己最后撒的一个谎感到愧赧,他回头朝我眨了眨眼。我禁不住莞尔一笑。

我们俩一前一后走出了早餐店。在店门口,一个来买早餐的妇女随手将摩托横在了店门正中。不偏不倚,挡住了我俩的去路。大龄青年不知用什么办法跨了出去。想想我是个给云雾都要让道的人,我忍住没有破口大骂,耐心等待着她骑走。这时,不知是谁猛然飞起一只脚,踹翻了摩托。

这一脚同时把我踹回了40年前。那一天,如果我不让,天上的云和山上的雾,会不会也无情地把我踹倒在山顶呢?那样的话,云雾会否在我的身上留下那一大只来去无踪的脚印?

# 翻几页书再睡

□侯为标

经常听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在我看来,有的爱好或许也能改变人生。

因为偏科短板影响,高考铩羽而归,上大学的梦想破灭了。当时很不甘心,迫切想离开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波澜不惊的偏僻小镇。不想在失望中无所事事,便整天沉醉在文学书籍中打发消磨时间,在能见度很低的煤油灯下,我阅读了《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沙海的绿茵》等书籍,也被火热的军营生活感动得辗转难眠。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书本给我提供了现实生活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那年冬天,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终于等到从镇上广播里传来征兵的喜讯。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踊跃报名,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摸爬滚打之余,仍然坚持每天阅读和写作。没过多久,军区的报纸居然刊登了我写来反映新兵训练生活的一篇小散文。连长一高兴,当时就大声语气宣布,让炊事班午餐多加两个菜祝贺。自己也激动得好几晚上没睡好。

更幸运的是,正是这篇“豆腐块”文章,成为了我踏入文学入口的一张门票。新兵训练还未结束,就被破格选拔到师部宣传科,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从此和文字结下不解之缘。也为曾经“偏科”的我,找到了一丝心理安慰。当然,这只是漫长文字路上一个不错的起步和开头。

书到用时方恨少。每天和文字打

# 门前山茶舞东风

□唐雪元

得,母亲说:“生了女儿,总要嫁人的,不然妈妈怎么生你们呢?”姐出嫁那天,看着她一身新衣在鞭炮声中走出村子,想起小时候外婆教我唱的山谣儿:“……生一个女,许东玩。大舅舅,来做媒;小舅舅,来扛箱。一扛扛到杨梅岭,看到婆家花屋顶;一扛扛到杨梅林,看到婆家花大门……”止不住滴下泪来。我们家吃饭的桌子上少了一人。

1990年9月,刚40岁的父亲突然撒手西去,一家天崩地裂胜过大厦倾。父亲走了,我们家吃饭的桌子上又少了一人。

父亲的离世,让本就贫寒的家,处境越发艰难,可母亲却非要供哥哥和我上学。她日渐消瘦的身体让我和哥哥在学习之余,学会了默默地承担家庭的各种农活。有一回,我不慎让柴刀砍着自己的脚背,鲜血直冒。哥哥赶忙找来苔藓止血,又撕了身上的衣服片条儿包扎伤口。我硬撑着一瘸一拐地将一捆柴火扛到了家。母亲见状,心疼不已,抱着我泪水长流。

村里开始有人家买彩电了,我们家连黑白的都买不起。晚上,只有我和哥哥在家时,母亲才舍得点电灯让我们在灯下做练习和看书。若我们不在,母亲便舍不得用电,只在黑暗中静坐……

那年读大学的哥哥开学在即,母亲借遍全村和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凑不齐学费。母亲不甘心,决意打“同宗牌”一试试,“教导”哥哥上村中几位发达了的唐氏叔辈家再借。待哥哥垂头丧气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归家时,不等母亲发问,他神情沮丧地长叹一口气说:“姆妈,这个学我不上,我出去打工挣钱供雪元去读!”哥哥阴沉着脸说:“第一个叔辈的答复是‘钱都拿去买车购车俱了,无闲钱在手上;’第二个说‘贤侄,你可知如今借钱,是看了面子,还要看底子。中国有句老话,叫救急不救穷。就你家现在这光景,我只怕是有借无还哟!’第三个的回复更狠‘你爹在,我认你是侄,你爹不在了,我们的唐字自然也是分开写的!’”

母亲听后,紧咬嘴唇,热泪长流,对我们兄弟俩说:“今天借钱一事,你俩兄弟要永远记在脑子里,至死都不能忘记!一定要攒劲读书,读出一个名堂!如果有一天,你们兄弟像那路边的石头翻了身,有了出息,也永远不要忘了今天的耻辱!”

天黑了,母亲背回一大筐柴火,还带回2小窝怒放的花。顾不得擦一把汗,卸下竹筐把花精心种好。母亲让我把哥哥也叫来,然后温和而庄重地对我俩兄弟说:“这花我看到时,

长在陡崖上,看它长得好看,开得像一团火,不怕鬼来不信邪,又刚好是两窝。我照着喜欢,就用手抠了下来。还专门问了莫公坡的老人,才知道它叫山茶。我今天特意把它栽在我们屋中间,就是希望你们俩兄弟像这茶花一样,不管别人看不看得起,自己一定要争气!”

接下来,母亲含泪将我们娘仁租地打来的满仓粮食全部低价卖掉凑齐了哥哥开学的费用……

“我曾遍体鳞伤,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这是我在回顾那段岁月时的刻骨铭心之感。

在母亲栽下山茶的6年后,我参军到了大西南的警营,从此左手钢笔右手钢枪,有幸成为了一名军事记者,更有幸挤进了作家的队伍,进了一家省报当上了记者部主任兼主编。哥哥在大学毕业,成为了工程师,用十年的打拼成为了所在公司的技术总监。这于母亲而言,是莫大的骄傲和荣耀,她说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我和哥哥把书读出来了,成家立业了,她的苦没有白吃,今生很满足。

而今,那幢土坯结构的老屋已被四合院取代,然往事历历,物是人非,唯有门前母亲栽下的那两棵山茶花树年年岁岁开放,不误花期。



《渔隐》30mm×50mm 黎妮

# 烟火长沙四方坪

□宋扬

四方坪街道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是长沙制药厂、搪瓷厂、肥皂厂、热水瓶厂等轻工企业聚集地。到本世纪初叶,才建为安置小区。2021年,通过提质改造,在种种现代媒体的传播及推介下,“四方坪商贸街夜市”一夜间走红网络,很快成为长沙市又一爆款网红打卡地。

农历历年正月初二的微雨中,我们抵达了提前预定好的位于四方坪商贸街附近的酒店。得知我们是专程来四方坪商贸街夜市,工作人员有些惊讶地望向我们说:“这个时候啊!可能还没有开业哟!”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既然跋涉千里而来,好歹得去看看。果然,营业中的店铺确如酒店前台工作人员所言,寥寥无几。一路走过去,户户卷帘门紧闭,我们只得悻悻离开。夜色缓至时,我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踱向夜市,准备再试试运气。

那些门店虽依然大门紧闭,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由临时推车组成的夜市一条巷中已是人头攒动,灯也亮起来了,各种小吃的味道在空气中混合酝酿,升腾着长沙人间烟火的温暖。我们走近了瞧,只见那“拉丝芝士玉米”,玉米粒颗颗饱满,加热后的芝士在老板手里像变魔术一样拉伸为丝,丝丝纠缠,欲断还连;那“大葱烤肥肠”,东北甜大葱穿着一件金黄的肠子,烤架上的肥肠

正滋滋冒油,切段,入口,大葱香甜可口,酸萝卜中和了肥肠的油腻,肠、葱、萝卜的搭配可谓天衣无缝;那在南京红极一时的梅花糕,顶着“南京排队王”的名号,吸引顾客的方式霸气侧漏——“长沙,我们来啦!”果然赢得饕客无数。

不止这些,“老北京爆肚”“东北烤冷面”“草原肚包肉”“新疆羊肉串儿”“老上海牛肉饼”“海南鲜椰汁”“台式姜撞奶”……各地小吃、饮品云集于此,皆受热捧。当然,生意最好的非“长沙臭豆腐”莫属,每一家卖臭豆腐的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龙。买到的,端着小盒,喜形于色;等待的,踮起脚,在估算啥时才能轮到自己时望眼欲穿。长沙是一座开放而包容的城市,既容纳天下美食,又彰扬潇湘特色。

这条小巷长不过百米,我们边走边吃边逛,很快走了一个来回。一位卖特色炒面的大姐匆匆摆开锅灶,点火开张。我买下一份后,边等边与她攀谈,原来,她本计划初六营业,两个小时,才从正在这里营业的朋友那里得知,今天的生意火爆到了近三年的天际线,她和丈夫就立即从长沙乡下赶回来了。她的话语是激动的。她忙碌着,脸上洋溢着劳而有获的笑容。那一刻,我隐隐觉得,那笑容,浓缩了四方坪夜市的所有餐饮从业者最朴实的现实满足,也浓缩了长沙这座人间烟火之城的未来与希望……

# 走进汉阳古镇

□冯国平

穿行在石板铺成的小街小巷中,两边的道上摆满了当地农副产品和各种精美竹编制品,而青神的竹编作为“非遗”保护项目,引来了众多的游客驻足观望。街道旁的老茶铺,乡音袅袅,斜倚竹椅喝茶聊天的老者更是悠然自得,一副长长的烟杆吸着装有叶子烟的土烟一闪一烁吐纳着岁月的时空。

古镇的街道和两边的房屋,无一不透出时代的沧桑感,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气息。重新修建用木料搭成的戏台红顶红墙,楼台轩昂,十分气派。经年的川剧高腔,世事风云,似在诉说着一段岁月里的苦乐年华。四合院、吊脚楼、非遗铁匠铺、非遗杆秤,今天还保持着原始的生产,手工业加上半机械化技艺,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传承的人们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信念“生命不息,传承技艺”。

古镇街道临街的铺面已年代久

远,房屋的大梁和主体略有倾斜,而古人造屋的排水设计的结构让这里的建筑干燥,从不潮湿,不得不让人佩服古人的精湛的艺术。风雨的飘戈和岁月的烟火洗刷,留下时代的烙印。吊脚楼上,当年一袭红衣的少女风姿绰约的青葱岁月,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而今荡然无存,只剩下那扇虚掩的门窗,婉约地诉说着这里千回百转的前世今生。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这首千古流传的《峨眉山月歌》吟诵就是平羌三峡,而平羌三峡的起点就源于在此的汉阳码头。遥想当年汉阳古镇这荡气回肠的水码头,那条古色古香的老街让人回味无穷,那条石板街,一色的吊脚楼,店铺鳞次栉比。三江九乡客商云集,酒帘飘飘,茶香袅袅,买卖之声不绝。入夜,临街的每一个店铺前都挂